

神神 伍淑賢

周星馳在《逃學威龍》裡被老師連環扔粉刷的經典場面，在今天的「文明」教室固然不會出現，即使是打手心、敲頭般這些較輕的體罰，看來也早已絕跡。體罰近年已成「髒字」，政治不正確。我們在體罰中成長的一群，有時也懷疑自己有多重陰影。

海闊天空 蘇狄嘉

二十年後重遊巴塞羅那，但覺一切都變了，先前的模糊印象，更見模糊。大教堂、聖家堂、米拉之家、巴特略之家、奎爾公園、畢加索美術館……好像從未造訪。其實，近年的巴塞羅那新建築、新建設如雨後春筍，傳統的景點還未遊遍，嶄新的吸引力已在招手！

朋友說小時候最怕的，是老師把他推出門外，說以後不要回來。換了現在的孩子，求之不得，乾脆溜過去。不過那時的小孩，個個都深信父母真是會遺棄自己的，所以一給推出去，也會在門外大哭求情，最終多是哭半天才給回去。

巴塞羅那是西班牙之旅的最後一補，兩天逗留算是補償了二十年前的失落，但深信「西班牙，我會再來！」

陳冠中這個記者

琴台聚 黃仲鳴

今年書展年度作家陳冠中，一部《裸命》惹來議論紛紛。有女學子捧書而至，說：「這是男友送的，不知是何用意。」我聞言哈哈大笑。女學子一愕，隨即：「陳冠中的書不好看不看，他是知道的，卻送我《裸命》。真係擲命！」我問：「你看過陳冠中甚麼書？」她說「本都沒有，我睇過她：『既沒有看過，怎知好不好看？』

他「相信寫作，要做文字記者」，而且「要做寫深入調查報告的記者」。回港後，任職英文《星報》，「除了體育和娛樂外，做過各種報導，包括商品發布會的軟文報導及廣告廣告，寫的公關稿稿，卻沒有『深入調查』過。陳冠中是學無所用」。直到離開報社，終於「寫過幾篇算有點深入調查的報導」。他引述波士頓一位教授所言：「想當記者，來新聞學院幹嘛，何不直接去報社當學徒？」

巴塞羅那印象

巴塞羅那必遊景點的聖家堂和畢加索美術館，人流鼎盛，購票入場動輒需排一小時以上，但既來了，二十年前已在門外看，今趟也忍不住再看個究竟！外觀已是一件神奇藝術品，由西班牙神級建築大師高第設計及開始建造，是巴塞羅那的城市標誌。歷經百多年，建築工程仍在進行中，竣工日期無人知曉。藏身巷弄中的畢加索美術館，外觀不起眼，內裡卻收藏了三千五百件足以說明他的一生的作品，而且大部分是他自己捐贈的。

那我只好拱手相讓了。一整個冬季不洗澡的作家哈哈大笑。不知道是男人比較大方坦誠，還是女人較有潔癖，說不洗澡的，都是男性，也可能男性對於乾淨的認知和女性不太一樣吧？

為誰洗澡？

一天要洗多少回澡？有一年冬天到上海開會，熱帶來客被超低氣溫驚嚇，從沒遇過的攝氏零下三度，就連上海人也迭聲承認，未曾有過如此寒冷的天氣，接連重複地說，這氣候變了，氣候變了。當日中午，熱帶人自認穿得夠保暖，全身包得密密，體重和體形毫不留情馬上增加不少，連走路都慢三拍地跛到酒店門口，叫小弟幫忙叫的士，沒想到冬天的風毫不客氣沒有預告突然颶起來，熱帶客人趕緊招手又把小弟叫回來，一邊交待他慢慢點，逃難似地自己出力抱緊自己，回到房間去，繼續添加厚大衣和圍巾。



股海浮沉要清醒

然而，在上周四，匯豐公布內地製造業指數(CSI)比預期上升，再加上歐洲德國(CSI)指數也轉跌為升。兩股好消息如給大市注入了強心針，驟然開市，周日下午開市不久，奄奄一息的大市如夢初醒，好友齊齊入市，大市在收市前急升，單日來回百點之大，若然膽小一些的股友心臟也頂不住卜卜跳。淡友當然眼見勢色不對，也急急轉勢，別急急手趕着入市。可惜，市場真有不少股友如醉酒佬不怕死，不怕死又玩過。周五港股再升，顯然有進取股友入市。

理直氣要柔

我從不會說一句粗話，不肯損害自己的品格。初跟丈夫拍拖之時，同事問我喜歡他什麼，我說他不說粗話，大家笑到碌地，好搞笑。後來我明白，不是在某些情緒下，一句粗話是助語，不是蓄意去侮辱他人，一句粗話是助語，不是蓄意去侮辱他人，一句粗話是助語，不是蓄意去侮辱他人。

台北看《青蛇》

中國國家話劇院，挾其兩位金獎演員秦海璐、辛柏青，渡海彼岸，到台北的大戲院，演出據稱「顛覆傳奇」的《青蛇》。台北友人認為這是難逢的機會，購票邀請前來欣賞。

加泰隆尼亞音樂會

加泰隆尼亞音樂會巴塞隆那的地標音樂廳，興建於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八年，於一九九七年列表為世界文化遺產。音樂宮坐落在狹窄的街道，立面裝飾豐富，以多樣化色彩的瓷磚打造出華麗的馬賽克外牆，結合了傳統的西班牙元素和阿拉伯元素，成就了令人驚豔的現代主義建築作品。每年有超過五十萬人出席在這裡的各種音樂表演，包括交響樂、室內樂、爵士樂和各式舞蹈表演等。

生活語錄 吳康民

以演足三個小時多一點，引起我們的耐煩，在中場休息時退席。說演技，也談不上，因為劇情的單調和重複，演員根本發揮不出更深刻的表達。也許是我無心欣賞，只覺得男女演員，撒嬌傳情、樓樓抱抱，內心表達並不深刻。導演指出：這部戲是向大家表達的是：「在情慾的糾纏之後，人的出路是什麼。」

百家廊 朵拉

「熟悉」之處是，如他所說的六、七十年代的電影，七十年代的書店、黃玉郎的漫畫，遺憾的是，他沒寫許冠文、王司馬。「熟悉」的還是，陳冠中還是一個記者。這個「身份」，是讀了《事後》之後才知道。這與我是同行，但他只做了九個月，我卻做了不知多少年了，那才轉了做編輯。

記者陳冠中出身。七十年代進波士頓大學傳播學院，熟悉的。陳冠中說：「我是在香港開蒙的。想追憶，到底是那些事那些事？」「我『那些人那些事』那些書，當然與他有所不同，但基本上還是那些事。」

他「相信寫作，要做文字記者」，而且「要做寫深入調查報告的記者」。回港後，任職英文《星報》，「除了體育和娛樂外，做過各種報導，包括商品發布會的軟文報導及廣告廣告，寫的公關稿稿，卻沒有『深入調查』過。陳冠中是學無所用」。直到離開報社，終於「寫過幾篇算有點深入調查的報導」。他引述波士頓一位教授所言：「想當記者，來新聞學院幹嘛，何不直接去報社當學徒？」

最近網上瘋傳的一段文字：往事不堪回味！曾幾何時，老師教人讀書寫字，現在有老師教人挑機生事；曾幾何時，警察士氣高昂，現在在他們十分機警；曾幾何時，香港遊行秩序井然，現在在遊行暴亂；曾幾何時，香港安定繁榮，現在在雞犬不寧！